

# 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功与规则重塑

■ 赵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40年的历程，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几百亿到四万亿，几代人的奋斗，几代人的心血，我觉得老领导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石部长给大家带来很多回忆。

我觉得现在一到纪念日就是一个回忆杀，我也得回忆一点，我是最不擅长这种场合讲这样的话，但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就在前几天石部长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是关心世贸组织工作的事，跟我谈了很长时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他说你还记得吧，当时我叫你和外贸司的一个同志上来谈贸易权的事，说完了以后，最后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把这个让了，回来就给你撤职！

这个事我不记得，但我记得当时我们汇报完了情况以后，他是穿上大衣，小欧给他拿着帽子，他那个瓜皮的帽子，我印象很深，就去给吴副总理汇报。这么多年，我觉得历代的商务部党组的领导都是奉献于这个事业，是这个事业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觉得要说的太多了，2021年也是入世的20年，记者是很愿意给你挖陷阱的，采访我的时候就说，你们是不是当年可以做得更好？我知道他这个是说要承认你是做得还有不足。

我说当然我们从这个逻辑上讲，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永远是可以改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

我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认真地履行了中国的入世承诺。我说我儿子当时年纪很少，我没有时间管他，我们整天就是法律的修改，我们清理了几十万件的法律规则，理清家底，把文革的文件都理出来，马部长天天带着我们报那个数字，立改废的数字，我们就是做了这些工作，把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一定齐头并进，取得了今天这个成绩。我说，如果说你认为我们还可以更好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好，那中国今天一定会更成功。

我想还是借这个非常宝贵的机会，非常感谢金会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各位老领导和同事汇报一下我这几年在世贸组织的工作和对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主要想讲四个方面，我们对外贸易成功的40年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当前的危机以及国际经贸规则未来的重塑。

## 对外贸易成功的40年

中国国际贸易40年应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刚才石部长已经讲了，我就给他做一些脚注，比如说你看我第一个题目，咱们现在的贸易是货物贸易，我刚加入到外经贸的

时候，外经贸那是如日中天，那是最难找的工作，外经贸行业，加工贸易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特点，加工贸易曾一度占过半壁江山，ODM、OEM。现在就像石部长刚才讲的，服务贸易是最受关注的，服务贸易渗透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个核心关注的焦点，是扩大吸纳就业，也是产业升级换代转型的最重要的行业。

它不光是给制造业上的一个服务业，制造业上附加着服务业，同时新的服务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各种形式，从外包到内包，从离岸到近岸，现在一个概念叫servitization，就是服务化，这个就是抽象的讲了，要展开来就很多内容。那么还有数字化、网络化，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对当前的贸易各个产业渗透，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有了火，有了电，到信息时代，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对全球经济的重塑和影响，对各个产业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它给国际经济规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

贸易的这种形态的发展已经是变化非常大，就像石部长讲的，如果不到实践当中去，我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贸易是怎么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价值链贸易，叫trading value-added，这个现在对贸易的统计和原产地影响也是非常

[作者简介]赵宏，女，世贸组织前上诉机构主席，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正司级。

大的。我们过去就知道这个税字号改变，这个增值的比例，还有 Processing 传统的几种方法。实际上原来我们做贸易统计的时候，我们跟香港，跟澳门等等也有这样的，中美也有统计工作组，但那个是解决转口贸易。

实际上如果用价值链贸易的这种方式来做新的贸易统计的话，你比如说，最简单地说这一个手机如果 100 块钱的话，我们进口的部分，从中国台北、韩国，从日本进口的料件如果是能占到 50% 的话，我们其实可能还超过 50%。那么统计到这 100 块钱向下到中国贸易的增值就是 50，那个 50 是不统计进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统计是 100，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就是价值链贸易，咱们政研室是做这个研究的，前方有做这个研究的，如果按这种方法的话，我们的顺差会很大程度上减少。

实际上我们入世 10 周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跟很多国际组织，包括 OECD、WTO 做合作，因为加工贸易，这个价值链贸易，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发生，这个概念最早从日本来，但在中国发生。我们有很多数据，但现在还没有全口径的，就是用价值链统一，如果说用了这个 trading value-added 这种方法统计的话，我觉得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那个顺差会下来，而且有的年度可能会出现小部分的逆差。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觉得是可以很好地去研究的，还不要算我们的服务贸易，如果把服务贸易的逆差再算上的话，那还是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但是你看现在的统计，我们播的统计数

字仍然是传统的这种方法，传统统计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谈贸易的时候，实际上不能光看商品贸易，就是我们纺织品服装、鞋、机电产品这样，我认为实际上是在价值链的这种变动，产业链的变动带动的这个贸易，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更深刻的一个影响。

这个疫情期间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谈的原来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自然选择，现在更多的是供应链安全，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脱钩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引发的。石部长刚才其实也强调了这个问题，就是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实际上跨国投资内部贸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 70%，这是什么概念？实际上贸易已经不是你贸易公司的贸易，实际上是跨公司，所以世贸组织如果不管投资问题的话，你能把贸易问题搞好吗？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来思考。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对贸易的驱动，现在疫情大家看得很清楚，原来咱们不起眼的电子商务司，其实商务部非常有远见，包括阿里巴巴等等这些很多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那是咱们非常有远见。技术驱动上面就是数字贸易的影响，数字贸易深刻的影响。

现在我说都不知道什么叫数字贸易，或什么叫数字经济，没法定义，因为这个技术它还在发展，它是个生发型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未来 5 年 IT 企业投资到云服务的 14% 以上，就是它的成本里边，就东西都在云上，都在数据上，现在很多人的资料可能都在云上，所以它的这个数字化、网络化快速的发展趋势，这一轮技术革命对贸易

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贸易的成分已经变化了，数据是最核心的因素。过去是资本服务跨越国际，将来的问题就是 data 数据跨越国际的问题。

另外贸易当中现在不光是一个自由贸易，过去我们加入的时候，这个黄金时代谈的就是自由贸易，后来说公平贸易，实际上已经完全不止这些，我们关起门自己讲，我说中国人熟悉了自由贸易以后，就让我们搞知识产权贸易，贸易和知识产权，要保护知识产权的这样的贸易，然后当你把知识产权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给你来这“两反一保”的贸易救济这样的一些贸易问题。

然后环境，现在碳税，欧盟的碳税马上要实施，美国现在强调以劳工为中心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当然你还不要说特朗普时代搞了很多 232 的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调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安全的调查。所以我觉得非贸易观，对贸易领域的非贸易关注，就是我们在一个一个的上台阶，这些壁垒实际上都是一些对贸易的壁垒，就是贸易加上非贸易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在过去 40 年，国际贸易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历程，它远远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比率，通常是一倍的速度。那么它为战后 70 年的和平应该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这个减贫，10 亿人口的减贫主要发生在中国，所以过去 40 年就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当然我们作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来讲，我说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波澜壮阔，这个在座的各位司